

乾隆大藏經



乾隆大藏經



中國書店

御製

佛光恩照 三千大千 隨緣徧滿
恒沙法界 普度衆生 悉證菩提
身心安泰 年時豐稔 風雨調順
日月升恒 乾坤清寧 百昌蕃熾
上下樂利 中外協和 庶物咸亨
萬善圓成 情與無情 同登正覺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第七三册 諸宗部此土著述(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一〇卷
法苑珠林 一〇〇卷(卷一至卷五三)

唐沙門慧立本釋彥棕箋 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六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沙門慧立本釋 彦悰箋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御製龍藏

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唐 沙 門 釋 彥 棕 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萬途迺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以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遂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巖將焚痛

人天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結集微言
考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
提舍以爲之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
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執訓將來
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
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
腸之實播美於天外繁葉結蔓之典譯粹於
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恍
唯惚言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
多闕殊途競軫別路揚鑣而已哉法師懸弭
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觴登歲心符妙德之
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故
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
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
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

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
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慈河重一言而之柰
苑驚山後沼仰勝迹以瞻奇鹿野僊城訪遺
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
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震彼俊之權豪偃異
學之高轡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
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
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載
以巨象并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
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
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
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
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
族簪纓捐親入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息
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

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

述立俗姓趙幽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

事穀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

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

無所屈撓親三藏之學行瞻三藏之形儀鑽

之仰之彌堅彌遠因循撰其事以貽終古及

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

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握以

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梗悲不自勝

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

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

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

況乃當仁苦爲辭讓余再懷慙退沉吟久之

執紙操翰沈瀾臚臆方乃叅犬羊以虎豹糅

瓦石以琳瑯錯綜本文箋爲十卷庶後之覽

者無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唐沙門慧立本釋 彥棕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屈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廊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羣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

皆賀曰此公之揚鳥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闐闐之門雖鍾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亦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經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爲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爲答曰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爲釋門偉器但恐

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爲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跡之窠河洛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王董僭逆之豐劉石亂華之災剗斷生靈芟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

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違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兄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旣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違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

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爲蜀人所慕總管鄭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入宏窮玄理廓宇宙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類網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進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旣

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威德懿親化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羣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闢竝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辭窮意伏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歎無極觀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至於鈞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爲上京法匠縑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如雲雖含綜衆經而

偏講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捨斯盡二德竝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衆師備食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

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搏颺颺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爲開發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

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
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
求法於婆羅門國比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
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
錢白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竝施諸
寺時國政尚新壇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
蕃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旣奉嚴勅防禁特
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
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
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
領袖神悟聰哲旣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
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
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
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
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

五十餘里有礪礪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
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
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
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
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
沉默經月餘日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
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
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
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
實語必是弟子爲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答
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爲師毀却文
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
憂惘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
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
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

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磨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磨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爲得行之微然語達磨云夢爲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逐法師行一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爲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賣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爲買馬而期焉明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

法師報曰貧道爲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達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瘦赤漆鞍有鐵與何君言合心以爲當遂即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爲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師旣渡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

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爲安穩法師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刀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柰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爲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因是子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裹駝馬之像及旌旗禦衆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

而微法師初覩謂爲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逕入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

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說亦忝爲時宗欲養已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法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勉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麪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旣去夜到第四烽恐爲留難欲取水而過至水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踈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是穢衣服破汚慙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全去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

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旣蘇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

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其志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旣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請屈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馳設頻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